

錢思亮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追思 爸爸，您的確是一位完人

錢 煦
(中央研究院院士)

父親逝世已經二十年了。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十五日，由電話中得知他老人家去世噩耗的情況仍歷歷在目。當時哀傷悲慟的心情，難以言喻，即使在幾千里外，過去數十年來父親賜給的教養訓育、關注愛護，仍如潮似浪地湧上心頭。

這二十年來，我無時無刻不想到父親的教導。每逢較重要或困難的事情，一定會想「如果父親遇到這種情況」會怎麼處理。我照這樣去做時，總會得到合情合理、公正順利的解決。所以父親一直在我心裡，從來沒有離去。

正直公平，公私分明

父親處理任何事情一定遵守法則，決不苟且，但同時顧到合情合理。在家對兒孫，在外對朋友、同事、學生，一概以公平正直為主。處事依理判斷，從不偏袒。並總為當事人設身處地考慮，以期公正公平。

父親律己極嚴，待人卻極寬厚。學生、屬下犯有過錯，他總會先假定並非有意；並以寬恕同情為出發點，誠懇地討論教導，使人明辨是非、了解改過。

父親忠於國家、忠於職守，畢生獻身教育青年學子，領導學術研究，在「台灣大學」校長及「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極力保持學術自由，並且在學術自由、學術發展的大原則下，容納學者們在其他方面（例如政治觀點）的不同看法。這二十年來，很多位前輩友人誠

摯地對我說，他們很感謝父親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對他們學術及友誼的持續重視。父親這種以學術為主的原則，對吸引海內外學者向心力極有幫助。

父親的公私之分，最為明確。在台大校長及中研院院長任內，所住公宅的電費依規章由公家支付，因此父親對家中開用冷暖氣，限制極嚴，夏天室溫要到攝氏三十度以上才能開冷氣；他說因為是公家出錢，必須特別儉省。

嚴謹儉樸、愛護家庭

民國二十年，父親在清華大學化學系以優異成績畢業，赴美國伊利諾大學進修。母親、哥哥（純）和我留在國內。

由於父親的智慧和努力，不到三年就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父親回國後，到北京大學化學系任正教授，那時他僅二十七歲。學生們在上課前以為他是同學，但父親一開始講課，學生就知道這是一位學識淵博、熱心教育的老師。

我在北京大學醫預科讀書時，有幸上父親所教的「定性分析化學」，得以親身體驗他優異傑出的教學。父親會用很容易了解的譬方，講釋極複雜的原理，由淺入深、引人入勝。他在黑板上寫字及程式，都事先詳盡籌畫，講課時一切順理成章，如行雲流水。上父親這一門課，對啟發我教學研究的興趣影響極大，也給我以後授課做了極好的啟蒙。

父親一生工作勤奮，但對家庭非常重視關

日新 第二期 (2004.1)

心，忙中還是會抽閒與家人同樂。我至今仍很清楚記得跟父親在公園踢小皮球，和他在家中打橋牌，以及晚餐後聽他朗讀莎士比亞劇本或偵探小說的樂趣。

父親對我們兄弟三人都極愛護，又嚴又慈。他和母親的美滿婚姻一直持續到母親去世，近五十年。母親逝世幾年後，父親曾對我說：「我很高興一生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你母親的事。」他說這話時，我可以充分感覺到牠內心的欣慰，也更了解婚姻承諾的珍貴。

聖賢表率、確是完人

父親在台大及中研院任內，公務繁忙，除閱讀外，無其他嗜好。每月薪金都交給母親，自己除理髮外，幾無消費。父親雖自奉極簡，但對人卻非常寬厚。公俸正薪之外的主管辦公費等，都分給有經濟需要的同仁，因此他工作一生，擔任主管三十餘年，廉潔儉樸、熱心助人，無積蓄、未治產。

由於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每兩年在台北開一次，在兩次會期之間，父親赴美國各地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分區座談。七十二年的旅行較往年長了很多。父親先是去德國代表中央研究院與麥可斯博蘭克科學院商討合作事宜，接著回伊利諾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然後再去美國各地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分區座談。出國兩個多月，備極辛勞，糖尿及血壓也不像在國內時的穩定控制。回國不久即發病進醫院，不幸仙逝。

父親一生處人處事，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從來不用心機、不作計較，所以每分每秒、隨時隨地，心境是安樂平靜、有如止水。

我在七十二紀念文結尾說：「父親一向教導我們謙恭，不對人誇揚自己或家人。可是這一次，爸爸，我要說一句我心中一直要說的話，我說這話時，沒有任何猶豫，也沒有絲毫

傲意，我要每一個人聽見：爸爸，您是一位完人。」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對父親的為人處世，體會更深，對這句話的信念更為堅強。「爸爸，您的的確確是一位完人。」■

本文發表於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聯合報。

感謝錢煦先生及聯合報同意本刊轉載，特申謝忱。



拾參、心靈分享